

風雨客情

梁佛金 著



花城出版社

風雨客情

梁佛金 著

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客家情/梁佛金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0. 7

ISBN 7-5360-3312-5

I. 风… II. 梁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3431 号

风 雨 客 家 情

梁佛金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

(番禺市石楼官桥村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30,000 字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3312-5

I·2751 定价: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序

孟繁华

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所呈现的复杂性，已很难作出整体性的判断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新潮、先锋、实验等小说创作之外，还有传统或古旧的创作方法的回归。在创作方法上，新与旧并不具有价值或等级的意义，也就是说，古旧的创作方法同样可以写出好的小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有卷土重来的趋势，这一现象已为敏感的批评界所意识到。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，但作为一种成熟的创作方法，它显然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。

现在，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本书，它被作者命名为《风雨客家情》，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，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。这本书由三个中篇小说构成。它们各自独立成篇，讲述了不同的人物和故事，但它们又有内在的联系，也就是说，它们都是以深圳作为地域背景，以客家生活作为被述对象的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这大概是第一部集中书写客家生活的中篇小说集。读完之后，给我以深刻印象的，是作者对客家生活的熟知和理解，对客家几代人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的深

刻了解。这与作者梁佛金本人就是深圳客家人大有关系。

书中的三部中篇各有特色，无论是《风雨客家情》的爱情与风情，《大红鞭炮》的情节与人物，还是《大富大贵》的起伏与冲突，都给人新鲜的阅读感受。我们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作者对笔下人物和生活的倾心投入及热爱，是十分感人的。《风雨客家情》是作者的处女作，这是一部“传统”的现实主义小说。那山海相交的乡村往事，客家风情以及与共和国历史风云相互辉映的人物命运，进入视野之际，也调动了我们沉伏已久的文化记忆。这不是一部牧歌式的客家风情画，也不是一部怀旧式的梦里情怀，而是在近30年的时间跨度里，在客家人独具的生活习俗和具有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中，再现了客家人的凄风苦雨。它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一个缩影。这不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，但它却在不经意之中，真实地折射出了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胜利。

其它两部小说也各有特色，但似乎不如《风雨客家情》更具魅力和可读性。它们的情节和人物也令人惊心动魄，不忍释卷，但总觉得欠缺一些什么。那么欠缺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以为可能还是作者对人物以及故事处理的粗糙所至，或者说，作者在写这两部小说时，失去了叙述的耐心。如果这两部小说也能够取得如《风雨客家情》的艺术成就，那么，梁佛金的创作就十分可观了。但就梁佛金目前的创作状态而言，我对他的期待显然要比现在看到的要多。

我与梁佛金有一段“师生情谊”，他曾在我就任过的那所大学读书，他毕业之后，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。他不是职业作

家，也完全可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，但他似乎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对小说创作情有独钟，并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，这当然要归于他的刻苦和才情。佛金受到的是传统的文学教育，这也决定了他的情怀和文学趣味。但在我看来，文学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方法的新与旧，重要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阅读经验。文学的创造意义可能也正在这里。我真诚的祝愿佛金在今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2000年6月21日于北京

目 錄

风雨客家情…………… 1

大红鞭炮……………193

大富大贵……………247

風雨客家情



引子

广东东南方有个南涌区，后来喊南涌公社。南涌区有条背山面海的客家围喊山海门。山喊九栋岭，海喊大鹏湾，海对面就是香港。这条村，人百几口，田百几亩，人穷姓杂，半渔半农。村三面用高高的篱墙圈着，只留三个大门出入巷道。村前是一口椭圆形的渔塘，四周种满了绿柳。村的東西两面是十几棵高出瓦面乌云般簇拥的大榕树。北面是长着粗壮的风水林的后山。村前一条麻石路，一头弯弯曲曲地伸向海边，一头高低不平地通往榕树背后睡着的禾塘、坐着的九栋岭和叠着的梯田。

根据老乡长张送——花名大炮送的查考，客家人的祖籍在中原的河南、安徽等地。祖宗有句古训：宁卖祖公田，莫卖祖公声。他们避战乱，逃饥荒，寻生路，几经迁徙，历尽波折，来到了广东。他们不往本地人占据的富庶的珠江三角洲插居，却在山涯海角穷乡僻壤里寻到乡音，建祠安家，渔耕繁衍。

沧海桑田，月圆月缺，世态炎凉，悲欢离合。不知演绎了几多情事，掩埋了几多历史，都成了过眼云烟，秋催鸿雁，无法追溯了。但客家人的淳朴民风礼仪习俗，却是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沿袭光大。山海门，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客家围。

以跛脚阿桥的山歌为证：

（你话）山歌唱来（呀）绕绕长

世事好比戏一场

太公担杆挑一族（呀）

山海门来做围场

族规礼教一章章（呀）

（你话）一章章——

莫笑祖坟草莽黄

贫富贵贱眨眼过（呀）

孙蔭不嫌旧祠堂

听我慢慢唱分详（呀）

.....

上 篇

1

1955年立秋后几日，刚交寅时，半边明月挂在西山顶上。村里一阵彼起此落的狗吠，轰出了几拨捕鱼人，一拨一拨地向海边走去。

24岁的王堂和他同年的赵大山头戴渔佬笠，抬着卷成橄榄状的鱼网。耷拉着脑袋的徐海扛着两把木桨，木桨上吊着一个装着盆勺碗筷和米袋的竹篮，跟在他们后面。

这三家人是自愿组合的互助组。王堂家土改时分了一头带仔的黄牛和几亩田地，大山本是流动渔民，前年上岸入了矮婆的门（倒插户），矮婆母女分了几亩田和一批农具。大山和王堂结成了异姓老同。徐海分了一只小毡船。他和王堂是表兄弟。于是，三家人就互助起来了。晚造刚插完秧，家家户户洗脚上田，务农的男女有的翻晒谷，有的上山砍柴割草，有的作粪准备中耕，而渔佬们，便一早就起身出海捕鱼了。

沙滩。一只在沙窝里翘着头的木船。木船的铁锚拖着长长的麻绳，架在一棵大榕树暴露的根上。船对开二三十丈远的海边，默默地站立着一尊站了千百年的望夫石。

三人把扛的、抬的家杂放在船上。徐海卷一支棺材钉（草

烟)，划火，浓浓地喷出一口烟，一声不响地把烟包递给赵大山。

大山边熟练地卷着烟，边笑问王堂：“你那宝贝伢崽无吵着跟你出海？”

王堂下意识贪婪地吸一口带点咸腥味的海边空气，笑笑说：“昨晚就吵着不肯睡，要我带他出海，还说要为我造只大船。嘿，一哄就睡了，睡得秤砣一样沉。”

“我给他剥了只蟹，他嫌细，说今日要跟我们出海，抓个像板盖一般大的螃蟹给他妈食呢！”

“这伢崽，就为嫌蟹细，昨晚还惩罚了我。”王堂摇摇头。

大山好奇地问：“惩罚？怎么惩罚？”

王堂抿着嘴笑了：“他霸着要睡中间，说他妈是他的，只准他摸不准我摸。”

大山哈哈大笑。“女人靓，不但男人看了顺眼，连女人和伢崽都喜欢的。老辈子说过，凡是恋母的细佬哥（男孩），都是有出息的，我看小天赐会有出息的，你信么？”

王堂略带欣慰地说：“嘿，望子成龙，得只望字。我这个阿爸，担杆横直不知是个一字，伢崽能出息到哪去？呃，你矮婆快了吧？”

“快了，就这三两日了。如果生只崽，就安名小龙，赵小龙，望子成龙嘛！”

“好，赵小龙。要是生妹子呢？不就安名赵小凤？”

大山嘿嘿地傻笑。他看一眼倚着船梆抽烟的徐海：“海哥，你

怎么样？”

徐海头也不回，瓮声瓮气地反问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大山问你什么时候请我们饮娶亲酒？”王堂说。

徐海不答。他丢开烟蒂，走前两步，扯下裤头，朝着灰蒙蒙的望夫石刷刷地射尿。

王堂素知这位平时牵拉着脑袋行路，村民们背地称他“扑面佬”的表哥不拘言笑，更知道结婚成了徐海的一块心病，也就不好再问了，只是和大山悄悄对视一眼。

徐海屙完尿，瓮声瓮气地发令：“起船！”

2

当大榕树顶端浓密的叶子染上了朝阳的金色时，村子的黑色瓦面上冒出了袅袅炊烟。

村东头靠鱼塘边的一间两倒水瓦房，旁边码着间一倒水的片屋。山海门人称为掩舍。这掩舍实质上是半间无阁楼的屋。这是王堂的家。杉木板间了一个仅能摆张猪兜床的房，这便是王堂和妻子阿容、伢崽王天赐的小天地。“厅”里，炉灶水缸冲凉间占了一半地方，另一半地方夜晚铺上王婆的床，日辰拆了床便是饭厅客厅了。隔壁便是大山的家。两家房子的墙面已经斑驳，墙脚长满密密麻麻的青苔藓。阿容戴着凉帽，挑一担谷子出门。谷箩

的一头，坐着4岁的伢崽天赐，另一头，放着一竹篮换洗的衣服。她回头冲着屋里喊：“妈，朝（早饭）已经做好了，你先食吧。对咯，头先矮婆说肚痛，你问问潘叔婆，是不是要生了，要不要请接生婆？如果要，我去请。”

王婆“呃”一声，出屋，向邻居的门走去。

阿容轻松地挑着担，沿着绿柳掩映的塘边石板路，向大榕树背后的禾塘走去。

这个22岁的少妇，天生一个美人胚，苗条丰润，胸高腰细，一副红喷喷的瓜子脸，一头油黑浓密的齐耳短发。阿容的美，成了村里想做家婆的妇娘向大葵扇媒婆寻根问底讨价还价的模子，成了做了丈夫的男人粗野地耻笑老婆脸大乳小腿短腰粗的镜子。

“男人嘴大食四方，女人嘴大食穷郎，你能帮我崽寻只像阿容那样樱桃小嘴唇红齿白的靓妹，我多赏你两吊钱！”

“你看人家阿容，胸一挺，像只喂饱的鹅。你呢？奶子长到背上，像一匹沙牛牯！”

.....

每当听到人们这样议论，阿容总是赶紧闪开，但耳朵还是竖着，她在内心甜甜地笑。女人靓，是一种福气，嫁了好老公，有个好家婆，更是一种享之不尽的福。人家说，客家妇娘本地佬，注定是命苦的。但她相信她的苦已在做妹仔时熬够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是油麻开花步步高，十月蜡蔗节节甜。一想到这些，她总是爱偷笑。